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佛祖歷代通載卷七

元　釋念常　撰

東晉

癸酉孝武帝曜改寧康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十歲即位崇德太后臨朝二月桓温擁兵來朝有不臣之志三月疾還姑孰七月卒弟冲代領兵盡忠王室三十五崩清暑殿葬隆平陵治廿四年

丙子改太元　旃檀瑞像是年到長安住一十七年

癸未後秦姚萇字景茂南安赤亭羌人其先有虞之裔父弋仲有二十四子萇幼子也初仕符堅為陽武將軍因南伐敗績而歸遂縊符堅而據長安僭立八年改建興壽六十四

西秦乞伏國仁 本西鮮卑人其先自漢北出陰山後降苻堅署為南單于鎮勇士川

苻堅既敗國仁自稱大單于王後號西秦據金城僭立四年乙酉改建義

後凉呂光 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仕苻堅官至太尉生光身長八尺四寸目有重瞳

王猛見而異之舉以為將率兵七萬西征其降者四十餘國至龜茲獲羅什聞堅死據姑臧稱

凉州牧立十年

後燕慕容垂 字道明皝之弟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因懼誅奔秦苻堅用之將使伐

晉既敗遂據中山改國號燕立十三年壽七十一

甲申苻丕 字永叔堅之庶子既聞堅卒出鎮於鄴據晉陽立一年改太安

後秦改白雀

太元九年法師惠遠以秦亂來歸於晉遠出鴈門賈氏少為儒生博極羣書尤邃周易莊老嘗與弟惠持造安法師席下聞出世法而恍之歎曰九流特粃糠耳遂出家安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皆諄諄規誨而遣之遠別獨不與一言遠恠問安曰若汝吾何言哉遂自荆州將之羅浮抵潯陽見匡山愛之廬於山陰太守桓伊為創精舍一夕風雷拔樹皷沙石蕩

平基致木於土時以為神運焉初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於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寺嘗經火而像屋無恙其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十輩不能舉旣而艱力致之舟舟輒没遂失其像時謠曰侃唯劍雄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心祈之於是像泠然自至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若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士民李碩等從遠遊幷沙門千餘人結白蓮社於無量壽像前建

齋立誓期生淨土及聞羅什法師入關遠望風欽敬遺書通好詞曰去歲得姚右軍書且承德聞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游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佇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踪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為著之什答曰既未言面又文詞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絕傳譯來貺粗述德風比

何如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才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媿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灌可以備法物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惠是法性無照

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
復答以偈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
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塗
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
暮歲初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刼遠曰
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
論略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
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秦王姚興致書

餉遠龜兹細縷雜變像以伸欵敬安城侯姚嵩獻珠像幷釋論曰大智論新記龍猛所作法師當冠以叙文以昭示萬世此邦道人同所欽聞也遠以大論文廣譲不諾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别叙之桓玄輔政勸安帝沙汰僧尼詔曰沙門有能伸述經牒演說義理律行修整可宣寄大化者聽依所習不者悉令罷道唯匡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遠以書抵玄陽縱而陰奪之遂傳其詔遠嘗稽考禪宗别傳之旨源流所及祖師達磨之來

遂皆符合云陶淵明隱居柴桑從遠問道深相敬仰謝靈運投名入社遠拒之不内及宗炳著明佛論顔延之析達性論周顒駁夷夏論鄭道子著神不滅論皆禀遠是正焉至隆安中桓玄重伸庾氷之義欲沙門盡敬王者朝廷承風旨多與玄合因以問遠曰此一代大事不可使朝廷失體也得八座書今以似君君其件件詳論不敬之意以釋其疑便當行之遠答其書并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剴陳所以不拜之意玄始意堅及得遠

論即緩其事未幾簒位乃下書曰佛法弘大所不能測
推奉主之情欲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體謙冲應諸道
人勿復致禮也安帝避玄還次潯陽詔遠見於行在輔
國何無忌勸遠一出遠固辭以疾帝再詔問勞勑九江
太守歲時送米資奉卜居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
送客以虎溪為限弟惠持亦有高行蓮社衆數千持居
第一座太尉王珣嘗問豫章刺史范甯遠公與持孰愈
甯曰賢弟兄也珣曰但令如弟所未易有況復賢耶遠

臨終其徒進蜜漿者遠懼違律令左右檢律未終卷遂合掌西面而逝年八十有三有匡山集三十卷行於世宋朝明教大師契嵩過遠影堂列六事題之其辭曰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耽湎於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没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震威而抗對

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禀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申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其節乎此固逺公識量逺人獨出於古今矣若

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裕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耶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龍僧鳳長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丹壑玉樹瑶草遠公棲處也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才藻自負不委氣於時俗雖寒餓在已戚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王謐丞相桓玄侍中謝混太尉劉裕咸嘉其賢欲相推薦程之力辭乃之匡山託於遠公遠曰官祿巍巍何以

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為哉遠然其說大相器厚太尉亦以其志不可屈與羣公議遺民之號旌焉時雷次宗周續之畢頴之張秀實宗炳等同依遠公遠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有心焉當加勉勵無宜後也以程之最文使誌其事號蓮社搢文其辭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惠遠貞感幽興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正信之士雷次宗劉程之等

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誓惟茲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而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論悟無常之期切審二報之相催知險阻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言

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景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兹實天啟其誠冥運求萃者矣可不克心克念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期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然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兹同人俱游絶域其有驚世絶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後升勉思彚征之道然後妙覲大儀啟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草藉芙蕖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霛

衣於八極沉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而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兹道也豈不弘哉

太元初苻秦盛時德星屢現太史奏外國當有智人入輔及秦主攻襄陽得法師道安喜以為應安謙讓不敢當因勸秦主迎龜兹國法師鳩摩羅什堅從之即遣驍騎將軍呂光以鐵騎七萬伐龜兹謂曰若獲羅什馳驛送歸光軍至什謂龜兹王白純曰國運替矣有勍敵從

日下來宜供承之勿抗其鋒純不納拒之大為光所破遂獲羅什光見什齒少以凡人戲之妻以龜兹王女什苦辭以為不可光飲以醇酒同閉室中遂為所逼及光還而苻堅已敗因僭王姑臧父子相繼皆庸材不知什道藴深解混居其國亡所宣化秦主姚萇者西戎羌也苻堅之敗萇為宿將率其部屬反叛堅與之戰不利遂為萇縊殺之于佛寺萇襲其位都雍關改長安為常安在御八年苻堅領鬼兵白日入宫刺中其陰出血石餘而

崩子興即位降帝號而稱天王未幾干戈寢息風化大行嘉祥沓現及樹連理創生於殿庭咸謂智人入國之瑞乃遣姚碩德伐凉呂隆迎羅什法師至秦主深加禮遇待以國師大闡經論震旦宣譯至苻秦幷什法師等兩朝出經律論三藏凡八百餘卷云

乙酉苻丕改太安

西秦改建義

北朝魏 姓拓跋王水德都雲中○雷氏曰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孝明孝

莊節閔後廢出帝魏
主十二一百四九

太祖道武皇帝珪 其先十一主國號代晉始拓跋詰汾因畋于野遇天女而生力微即魏之始祖神元皇帝也　帝時避暑五臺山有梵僧來乞坐具地帝然之遂敷坐具於是頭出星辰尾摇日月方圓五百里皆屬聖基乃文殊化身也　始祖生章帝悉鹿平帝綽思帝弗昭帝禄官穆帝猗盧平文帝鬱律惠帝賀傉煬帝紇那烈帝翳槐昭成帝什翼犍已上十一主未通中國　珪按世録其先出自黃帝之後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西晉之亂有拓跋盧出居樓煩晉封為代王於後部落分散經六十餘年至盧孫什翼涉珪魏書云珪即魏太祖道武帝也太元元元年據朔州東三百里築

城邑號恒安為苻堅護將軍堅敗後乃即真號太祖道武殂明元立元殂世祖太武帝立自是又四主至世宗孝文帝遷都於洛改姓元氏去胡衣冠絕虜語尊華風是時天下唯二國謂之南北朝魏初未聞佛及神元與晉通聘方知致信僧至二百萬寺院三萬餘所譯經律論一千九百餘卷自古佛圖塔之盛無出於此改年登國

丙戌前秦苻登 字文高堅之族孫在位九年改元太初壽五十二

後秦改建初 入長安稱帝

凉改大安

燕改建興

丁亥西秦乞伏乾歸國仁弟立二十四年後為兄殺之

戊子西秦改太初稱王於河南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祖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

哉尊者至先見宫牆有黒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祖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

人問汝何行急即荅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祖同車而出見纓絡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刼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縁在震旦四五年内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縁而化物方便呼為智尊者付法

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毋忘外護即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己丑後涼改麟加

癸巳旃檀瑞像此下至江南住一百七十三年矣

甲午前秦苻崇改延初十月為乾歸所殺國除

後秦姚興改皇初字子畧萇長子奔自長安立於槐里二十二年壽五十五歲

丙申安帝德崇武帝長子生而不惠至於寒暑饑飽不能辨年三十七崩於東堂葬休平陵一

名儒宗十五歲即
位治二十二年

後凉改龍飛稱凉
天王

後燕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立二
年改元永康壽四十四歲

北魏改皇始建天子
旌旗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皝少子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雄偉後燕寶死乃據滑臺號燕都廣
固僭立七年
壽七十而卒

南凉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
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
呂光遣使署為益州牧自稱大單于西平
王都廣武徙樂都改年太初僭立三年

北涼段業據張掖次年改神璽

西涼李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漢將軍李廣十六代孫祖弇仕張軌為將因據河右至暠

稱涼立　即唐太宗十七年　八世祖也

竺僧朗京兆人也專以講說為任而疏食布衣志䏘物外自皇始移上太山薙茅居之時聞風而造者百有餘焉道德凝懷千里哲人競湊芳聲播遠五朝天子移風首物飛符孰能並駕　一符堅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四海

之養羣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逈蓋京邑今并奉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績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洒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既請已師禮事之　二晉武帝㬭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睿德光時聲飛東嶽乃至思與和尚同養羣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光錦五十疋象牙簟五領金鉢五枚到願

受納　三後燕成武帝慕容垂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
和尚澄神靈緒慈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籍
纂統方夏事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
獲安又元戎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
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
絹一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為呪願　四魏太祖
道武皇帝書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承妙聖靈要須經
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算遐長冀助威謀克寧

荒服今遣使送素絹二十端白氎五十領銀鉢三枚到
願受内　五南燕慕容徳親與齊州朗和上建神通寺
與師書曰敬問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
建熈王室西越頼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啟東夏拯拔
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宴永康之
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無德
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禄幸和上大恩神祇蓋護
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書不

盡意稱朕心焉五朝御啟師悉回答恐煩不録見唐弘明集

丁酉改隆安　北凉改神璽

後燕改永康

戊戌後燕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子立三年壽二十五卒改年建平

北魏是年即帝位改元天興道武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勑有司於京師建飾容像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

止是歲作浮屠殿二所謂耆闍須珍缺構禪房法座莫不嚴具焉

己亥後秦改弘始　後燕改長樂　後涼呂纂改咸寧　北涼改天璽

庚子南涼利鹿孤烏孤之弟立二年改建和

是年什法師卒鳩摩羅什此翻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勛烈父鳩摩羅炎有美節避相位出家龜兹王聞請為國師以妹妻焉遂生什日誦千偈三萬餘言大小乘宗莫

不該覽苻秦建元十三年德星現之苻堅使吕光西討
及聞堅敗據姑臧稱涼弗獲師南姚秦弘始三年三月
庭樹生連理逍遥園有葱變茝以表智人應入中國九
月吕隆來降十二月二十日迎師居逍遥園與以國師
禮待之甚見優寵仍命譯經論三百餘卷資學三千拔
萃有八曰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道恒僧影惠觀惠嚴等
各有著述如别傳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光華又舉僧
䂮為僧正以政僧事沙門惠叡精識遠到隨什傳寫每

與歒言西方辭體特重文制其宫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覲王者必有賛德經偈皆其式也甞歎曰吾著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比也時無深識者因悽然而止獨與秦王著實相論二卷秦王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尋覽舊經多所紕繆什釐正之嘗講經草堂寺及朝臣沙門數千衆肅容觀聽一日王謂什曰法師才明超悟海内無雙可使法種不嗣哉遂以宫嬪十人逼令受之什亦自謂每講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也自是不住僧房

別立廨舍諸僧有効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相効能食此者乃可畜室耳舉匕進針如常饍諸僧愧止初在龜茲隣國諸王會同每請什說法必跪伏座前命什踐肩而登座嘗與母謁大月氏國北山尊者北山謂其母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毘尼無缺度人如優波毱多不爾正俊法師耳杯渡比在彭城聞什入關歎曰吾與此子戲别三百年矣相見杳然未期遲於來世耳什嘗升座每曰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取其華勿取臭泥也

居秦才九年而疾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集衆告别曰因法相逢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短謬充傳譯所出經論唯十誦律未及删繁若義契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壞言訖而逝闍維日舌果若紅蓮色而不壞云

論曰漢光武生於南陽而南陽無賤士羅什至關中而奇才異集經稱聖賢出世皆有因中同行開士隨

從下生以佐佑其化信不誣矣方魏晉以來大法草昧西域沙門至者例以神迹顯化中國雖有竒傑間出然多囿情外學迨什公之來然後大法淵源始淳學者得以盡心方等而蔑視老莊蓋什公有力於法門豈小補哉特以宿障之累致其居關中才九年所緼十未行一而不克壽秦王有致什之功而弗能成其美嗚呼使什公峻德梵行副其所運獲永天年以光大教之序雖彌勒出世尚何加焉

法師道䂮以奉律精苦為秦王所重自什公入關僧尼以萬數頗多愆濫秦王患之遂置僧正下詔曰大法東遷於今為極僧尼寖多宜設綱領宜授遠規以濟頹緒䂮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為國僧正給輿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僧遷禪惠為悅衆以法欽惠斌為僧録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時師子國有婆羅門號聰明為異道之宗聞什在關中

馱其書至乞與僧辨論關中沙門相視缺然什謂法師道融曰子可以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録其書目一覽即誦剋日議論秦主與公卿大集婆羅門以能博觀為誇融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什乘勝嘲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羅門愧服再拜融足下而去

法師道恒幼事後母以孝聞母亡去為沙門從什公遊什愛其才與道標齊名秦主雅聞二人有經論術業令

尚書姚顯宣旨敦勉罷道輔政恒標抗表陳情略曰漢光武成嚴陵之節魏文帝全管寧之高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冠巾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主復命什𧦝等勉諭之必欲遂其心什𧦝等奏章叙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毀除須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簪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為卓越主又下書於是舉衆懇乞乃得寢恒歎曰名進真道之累乃與標去入琅邪

山終世不出

法師僧叡幼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絶倫秦主嘗問司徒姚嵩曰叡公誰可比嵩曰未見歸宿及朝會公卿大集叡風神朗徹主指以謂嵩曰四海僧望也叡講成實論什公曰此諍論中有七處破毗曇子能辨乎叡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歎曰子真精識傳譯有賞音吾何恨焉

法師僧肇幼家貧為人傭書遂博覽子史尤善莊老蓋

其粗也年二十為沙門名震三輔什公在姑臧肇走依之什與語驚曰法中龍象也及歸關中詳定經論四方學者輻凑而至設難交攻肇迎刃而解皆出意表著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傳其論至匡山劉遺民以似遠公公撫髀歎曰以為未嘗有也復著物不遷等論皆妙盡精微秦主尤重其筆扎勅傳布中外肇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惜其早世云

辛丑凉呂隆改神鼎

北涼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為匈奴遜後殺歆立於張掖治三十三年壽六十六改永安

後燕慕容熙改光始字道文垂少子在位六年年二十三歲

壬寅改元興

南涼傉檀利鹿孤弟立十三年壽五十五改元弘昌

元興元年天竺弗多羅尊者至秦義學沙門數百人從之於中寺出十誦梵本什公翻譯及半而弗多卒會沙門曇摩流支至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而喜走書關中

勸流支出其律足成之流支乃與什公續而終焉律儀大備自此而始

天竺尊者佛陀耶舍至姑臧聞什公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什聞耶舍為已遠來恐相失而返勸秦王迎之使至耶舍曰明旨遠降便當驛馳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見禮羅什則貧道當往北山北矣使還王欽佇不已復遣使盡禮致之耶舍乃肯來王郊迎別創精舍處之供設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

衛一食而已善毗婆沙論而髭赤時號赤髭毗婆沙後遊匡山為遠公所重躬自負鐵於紫霄峯頂鑄塔以如來真身舍利藏其中今存焉

癸卯元興二年大尉桓玄久懷篡奪及升宰輔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沙門致拜君親玄與八座書重申何庾議沙門不敬王者以謂庾意在尊主而禮據未盡何出於偏言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恭敬宜廢也老

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在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在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於時尚書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者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如育王禮比丘足魏文侯之揖干木漢光武之遇子陵皆不令屈體況沙門之人也於是函其書咨

於遠公遠慨然惜之曰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悶大法之將淪感往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

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謹以天堂為爵賞使悦而後動此皆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深固在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游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

故教之所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悅釋迦之風者輙先奉親而獻君變俗而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㫖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賔迹絶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禀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因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章服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刧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太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游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禄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順體而尊

終於義存於此斯沙門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始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晝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

其為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典成在用咸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心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乃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說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

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辨者非不可辨辨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體極

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先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謂先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涯於一檢若令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

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駭之而異耳因兹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以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

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太通者也求之
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禀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
同無神雖妙物固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
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以此而推固知神形俱
化原無異統精粗一氣始於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
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本本滅則復歸於
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反本則異
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

其毁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之徒則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矣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封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

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言依稀神也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粗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歸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

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弘之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稱黄帝之言形有美而不化又云火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禀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合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差運

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於理則微言而有徵校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游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閡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

惠同夫素飡之譏耶主人良久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糇糧錫以輿服否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燭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揖其同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趨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

雀蚊之過乎其前耳濡沫之恵復焉足語哉衆賔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忻然怡衿詠言而退

甲辰魏改天賜

乙巳改義熙

南燕慕容超改太上

夏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衛辰之子淵之族身長八尺五寸腰闊十圍據夏州自稱天王尚性兇暴以殺為樂立二十年

西凉改建初

丙午天竺尊者佛馱跋陀自義熈二年至長安什公倒屣迎之以相得遲暮為恨議論多發藥跋陀曰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為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從容決未了之義彌增誠敬秦太子姚泓延至東宫對什論法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

故一微空沙門寶雲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跋陀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跋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時秦尚玄化沙門出入宫闕者數千跋陀憒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道𧷤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舶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跋陀遂渡江入匡山見遠公議論不為遠屈遠高之遺書關中

雪其柱後於江都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感二青衣童子每旦自庭沼中出炷香添瓶不離座右暮夜則潛入沼中日以為常至譯經畢遂絶迹不見

丁未夏改龍升

後燕高雲字子羽惠文熙之長子自云高陽之後因以為姓熙死僭立一年改國曰大燕

年改正始

淵明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解印去居柴桑與廬山相近時訪遠公遠愛其曠達招之入社陶性嗜酒謂許飲

即來遠許之陶入山久之以無酒攢眉而去

戊申南凉改嘉平

北燕馮跋 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子孫皆食爵馮鄉者因以氏馬跋善飲酒一石不亂初仕後燕因殺慕容熈立雲雲復為臣離班桃仁所弑跋乃僭稱燕於昌黎次年改太平在位二十一年

己酉西秦改更始

魏明元皇帝嗣 乃道武長子是年即位改元永興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崩西宮葬雲中金陵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是歲明元皇帝進加僧統言允愜賜封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師皆固辭帝親幸其居以門巷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瞻敬慰問若此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云

庚戌法師法顯自西域還初顯於隆安二年同惠景曇整等入西域求法渡流沙迷失路以日準東西視人骨處進行遭熱風惡鬼不顧至葱嶺積雪有毒龍飛砂路

盤空而進不顧皆萬仞險處梯而過者七日以繩為梁躡而濟者水闊八十步漢張騫甘英皆所未至也過小雪山寒甚惠景服栗而死顯哭之慟收涕孤征又三十餘國至中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入一寺問耆闍崛山路僧曰日暮矣彼多師子且食人不可往顯念吾欲瞻靈境幸至而晚今夕若死吾志不酬身非所愛乃畏獅子乎顯既至日已夕遂留山中流涕拜曰我不自知至此也坐樹下誦經夜三更師子蹲踞舐齕顯以手循之

曰欲肉醉我遅誦經畢乃可耳於是妥尾而去明日歸老僧植杖立揖不答徐去有少年來顯問耆年謂誰曰頭陀大迦葉也顯追之至山有石塞岩竇不得往至南天竺得摩訶僧祇律泥洹等經留三年學梵字以經像附商至獅子國同侶皆無存翩然自止會有以紈扇供佛者顯見之動東歸之思又二年達於青州太守李嶷躬迎之護送入於京師

壬子西秦熾盤乾歸之子立十六年改元永康　北涼改玄始

西域三藏曇無讖由龜茲至姑臧涼王沮渠蒙遜素奉
大法讖居久之遍曉華言譯大般涅槃大集等經六十
餘萬言猶以涅槃品數未足復還西域訪求得之至涼
譯成四十二卷凡一萬偈讖神異頗多時拓跋珪王中
山聞讖思一瞻禮遣使來迎遜不許珪再遣高平公李
順策拜遜涼王加九錫諭之曰曇無讖道德廣大朕思
一奉見可馳驛送至遜曰臣奉事朝廷亡所負前表乞
留讖今復來追此臣師也有死則已欲往則不可也順

曰朝廷欽王忠義故顯加殊禮今乃以一道人虧損大功不忍一朝之忿吐所不當言失朝廷待遇之意切為大王不取也遜曰如公之言誠美第恐情不副此耳遜竟不遣讖於是拓跋珪衛之道進者從讖求授菩薩戒讖曰當自悔七日乃来既而詣讖讖忽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修三年夢中感釋迦世尊為授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見於是復詣讖望見大喜曰善哉已感戒矣今為汝作證及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遣親信

中路剌殺之初識出關日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非愛死而固欲相遠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劍剌之而卒其國為魏所併

癸丑夏改鳳翔

道生法師天縱妙悟初涅槃後品未至生熟讀久之曰阿闡提人自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交攻之誣以為邪說於律當擯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願於此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舍壽時據

獅子座於是袖手南來入虎丘山竪石為聽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羣石皆首肯之後游匡山居銷景岩聞曇無讖重譯涅槃後品至南京果言闡提皆有佛性生慰喜不自勝遂揞死奉法

甲寅魏改神瑞

丙辰後秦泓興之子立二年晉劉裕滅之壽三十改永和　魏改泰常

丁巳西凉李歆立三年改嘉興

戊午夏改昌武次年改真興

己未恭帝德文改元熈安帝母弟永初元年劉裕使后兄升度踰垣殺之壽三十六葬於沛陵晉室滅矣治二年 是年梁誌公生

右西晉都洛陽四主三十七年而有五胡之燉東晉都建業十二主一百四年而歸於宋

庚申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二年河西王拔燉煌恂自殺國亡

北朝魏泰常五年光祿卿崔浩被讒帝命浩以公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術

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平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并出天宮静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於太武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太武忻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南重臺五級道徒由此而盛

宋司馬文正公曰老莊之書大旨欲同生死輕去就而

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
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
其後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
其訛甚矣崔浩不信佛老之書而信譙之之言其故何
哉昔臧文仲祀鶢鶋孔子以為不智如譙之者其為鶢
鶋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
術可不謹哉

禪師玄高居麥積山與沙門曇弘友善聞曇無毗自北

山至凉妙禪觀高往親之旬日即悟無毗歎異以為勝已及無毗西歸有妖比丘嫉高譖於河南王世子曼曰高今聚徒將為國害曼信之欲殺高其父不許遂擯於河北居林陽堂山山蓋地仙所宅夜有鐘磬聲高門弟子百餘輩拔萃者玄紹有神力甞指地出水以給衆如紹者又十有一人河南王迎曇弘至問王何以擯高其人希世之瑞也王厚禮迎之高欲赴命山中草木為摧偃亂石塞路高曰吾志弘道自滯岩竇無益也路乃可

行王郊迎之禮以為師後游涼土沮渠蒙遜禮遇尤勤弟子僧印自謂得阿羅漢果髙假以神力使於定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所說之法各各不同即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方生愧懼明年魏使請髙入於平城拓跋燾在位益加誠敬令太子晃師事之

齊著作魏收著魏書佛老志其略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

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中郎蔡愔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還洛陽得四十二章經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明道為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

今未來三世神識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多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奉持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髮須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
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
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以及大乘
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以修六度進萬行
拯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為佛也本號釋迦文
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
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三
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

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苦累也

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絶拘累不

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者

權應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

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

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世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

之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

敬慕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世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育王寺葢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往來者咸言見之

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

假立外問而以内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云

論曰唐大宗世既修晉書復有勸修南北七朝史者太宗以元魏書甚詳故特不許以今考之信然也凡佛老典教於儒者尤為外學或欲兼之自非夙薫成熟願力再來莫能窺其彷彿況通其旨歸而祖述源流者乎異哉魏書佛老志不介馬而馳遷固之間御靡旌以摩荀揚之壘步驟雍容有足觀者然則魏收

兼三聖人難兼之學平四作者不平之心厥書獨見信於後世顧不美哉

佛祖歷代通載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佛祖歷代通載卷八

元 釋念常 撰

庚申宋 姓劉氏都建康 雷氏曰高少文武前明後順宋朝八主合六十年

高祖武皇帝裕改永初 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漢高弟楚元王交二十世孫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帝仕晉為太尉有雄才大畧而清簡寡慾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受禪晉室 幸建康宮六十七歲崩於西殿葬建康縣蔣山初寧陵治三年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

壬戌四月上殂

癸亥營陽王義符改景平小字車兵武帝長子所為多過失皇太后令廢為營陽王年十九終治一年

甲子文帝義隆改元嘉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身長七尺五寸聰明仁厚躬勤政事江左之政未嘗有也壽四十七為張超之殺於合殿葬長寧陵在位三十年

魏世祖太武帝燾改始光明元長子壽四十五崩于永安宮在位二十九年

乙丑夏赫連昌改承光

北燕有女人化男子　魏崔浩自比張良

丙寅

元嘉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焉嘗自孟津乘杯絶岸至金陵時年四十許狀寒窶喜怒不常遇盛寒輒穴氷而浴或著屐登山或跣足市中行荷一蘆圈時造延賔寺沙門法意遇之尤勤忽棄去行瓜步欲登舟舟人不即應遂乘杯絶北岸廣陵村有李氏方飯僧渡徑入以蘆圈置庭中坐

席上衆環目之渡自若座有慼者見蘆圈礙道移之饒力不能動渡食畢挈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時有童子竊見圈中有四小兒皆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失所在由此顯迹及卒後復時時有人見之云

戊辰西秦慕末改永弘二年夏滅之

夏赫連定立二年改勝光次年魏滅之昌之弟也

北涼改承玄　魏改神䴥

己巳天竺求那跋陀羅至金陵文帝遣使郊迎跋陀神

情爽邁帝見之大悅命居祇桓寺屢延入內供養僕射
何尚之彭城王義康南譙王義宣並師事之請講華嚴
跋陀以未通華言乞觀音為增智力夜夢神力士易其
頭旦起猶覺痛甚遂遍曉華言即為衆講之時以跋陀
妙大乘宗旨因號摩訶衍

辛未北涼改義和

北燕馮弘改大興 跋之弟殺跋之子翼自立七年

壬申魏改延和

九年文帝幸大莊嚴寺設大會親同四衆地坐及齋衆疑日過午不敢下箸帝曰日才午耳法師道生在席即曰白日麗天今天言方中何謂過耶舉鉢便食一衆從之帝大恱下詔留生止都下一時巨公王弘范泰顔延之等皆造門結友生每以經文未能達諸佛之旨而學者多滯聞見因著善不報論頓悟成佛論二諦論佛性有常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縁論皆網羅舊說發其淵奥皎如日星又明年正月庚子升法座詞音

朗潤聽者悟恱俄麈尾墮地隠几而化

癸酉北凉牧虔蒙遜子立六年改永和

是歲謝靈運以謀叛棄市初靈運與顔延之齊名其文縱横俊發過於延之深邃則弗及襲封康樂侯居會稽與隠士王弘之孔淳之放蕩為娱太守孟顗事佛精懇為靈運所輕甞謂顗曰得道須恵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語及顗入朝屢為裁抑不得名用晚為臨川内史在郡游放不法為有司所

糾司徒遣隨州從事鄭望生收之運即興兵叛逸遂有逆志望生追擒之送廷尉帝憐其才減死徙廣州既而復叛有旨棄市年四十九

甲戌十一年天竺三藏求那䟦摩初讓國出家解四阿含精貫三藏誦數百萬言屬國諸王皆從之禀受歸戒每謂諸王曰道在精通遇緣即應但依慈悲勿故殺害意足矣遊闍婆國其王欲出家事䟦摩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大和尚歸戒勿殺害賑給貧乏

即從爾請於是羣臣士民稽首遵命朝廷雅聞其名沙門惠觀等白於文帝請遣使致之有詔交州刺史津遣沙門道冲等航海邀之冲至跋摩欣然附舶抵廣詔聽乘驛詣闕道由始興愛其山類靈鷲為留周朞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東壁戲作定光儒童布髮像極妙夜輒有光嘗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見白獅子仰躡柱而戲彌空皆青蓮花沙彌驚走大呼寺僧爭至豁無所有至金陵引對帝迓勞殊勤因從容問曰寡人每欲

持齋以身應物不獲所願法師遠來陋邦之幸何以教寡人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微言令不威倘不克已苦節何以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鬱茂以此為持齋不殺亦大矣安在徹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與

論天人際矣命居祇桓寺講法華幷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此未聞也摩即於寺譯菩薩善戒經等十八卷

乙亥魏改太延

十二年京尹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帝以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因果之事昧然未究所以不敢立異者以卿輩時秀率皆信敬耳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 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

當以佛經為指南比見顔延之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黒論
其説汪洋大明至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坐
致太平矣夫復何事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示委卿增
損必有以戒遏浮淫無傷弘奬者乃當著爾尚之對曰
横目之俗閳不敬信以臣庸陋獨有愚勤實懼鈌薄上
玷大法更蒙奬論重有愧耳然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
自渡江而來王導周顗庾亮王蒙謝安郗超王坦之王
恭王謐郭文謝尚戴逵許詢及已祖兄弟王元琳昆季

范汪孫綽張玄殷凱或宰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靡不倒心歸依其間比對如蘭護開潛淵遁崇邃並亞迹黄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論便爾若悉舉者夷夏漢魏竒傑輩出不可勝數恵遠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齊物亦為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千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

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
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圖澄適趙二石減暴
靈塔放光苻健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謨之請制不
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偽難分去
取未易耳至土木之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頓
絕臣比斟酌進退未安今日面奉德音實用忻忭羊玄
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預聞切恐秦楚
論强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

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倘以孫吳為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恱謂尚之曰釋門之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典益重玄化及顔延之著離釋論及論檢㪅法師惠嚴辨其同異酬酢終日帝笑曰卿等殆不愧支許矣

丙子文帝幸曲水公卿畢集帝命賦詩沙門惠觀詩先成奏之句有奇勝之韻帝恱以示百官皆歎服其才觀

與慧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因夢為神人呵之曰乃敢妄以凡情輕瀆聖典覩等惶懼而止時有僧慧琳者以才學得幸於帝與决政事時號黑衣宰相致門下車蓋常不容迹琳妄自驕蹇見公卿纔寒暄而已著白黑論毀佛叛教遂感現報膚肉糜爛歷年而死

論曰世智辯聰人情所欣慕以為英靈者也佛世尊則以為八難之一何哉靈運恃才傲世以謀叛伏誅

惠琳毀形衣僧迦黎而竊與朝政既叛教矣復從而毀佛遂蒙惡報以死嗚呼葢世智之為難也明矣觀嚴二人妄以凡情輕議聖典向使不遇神人呵之則世智之難亦幾不免大哉跋摩尚之對制之言可謂旨窮大體而識盡精微真天下之通論也

是歲文帝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頓悟義者刺史庾登之以釋法瑗聞名對顧問瑗伸辯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歿微言永絶今復聞象外之談所謂天未喪

斯文也未幾天保寺成詔瑗主之王景文至值其講歎曰所舉皆所未聞所指皆出意表真法中龍也湘宫寺成復移瑗居之帝臨幸聽法時以為榮

庚辰魏太武燾即位改太平真君

壬午真君三年上詣道壇受籙

甲申是年北魏太武以戊寅平蕩中原江北盡臣伏又為寇謙之倚崔浩為天師故改真君之號迨今五年崔信寇術憎釋愈甚太子晃師事法師玄髙崔浩妬晃譏

於太武疑之令幽死晃求哀於高高為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以讒疑太子既寤以所夢語羣臣臣下皆稱太子無過待之如初其相崔浩懼太子將不利於已白太武曰太子前實有謀仍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早誅必為大害太武大怒收玄高惠崇害之高弟子玄暢居雲中聞高遇害日馳六百里至魏闕泣曰和尚神力當為我起於是高開眸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亘然但惜汝等行如

我耳或恐過之矣唯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
自修心母令中悔言訖即化沙門法進號呼曰聖人去
世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雲中進頂禮乞救高曰不忘
一切寧獨棄汝耶曰和尚與崇公並生何所高曰我往
惡處救護衆生崇已歸安養矣言訖不見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雍州人早好仙道修張魯
之術服食餌藥歷年亡效有仙人成公興求謙為之弟
子相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之服能不饑又共

入嵩山石室尋有異人將藥與謙之皆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為帝王師耳未幾興仙去謙守志嵩山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職汝立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錫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以來不傳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子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

疑十二人授謙之𥚃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顔色鮮麗云

丙戌是歲即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西伐長安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而奉其道浩特不喜佛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虚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白太武武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僧閲其財産大有醸具及州郡

牧守富人所寄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人浩因說
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切諫以為
不可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燒經像還宫勑臺下
四方命一依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
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甞有此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
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化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内
鞠為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餘一
切蕩除滅其蹤跡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

人銅人者門誅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三月十五日過斯不首身死有司宣告符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切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魏真君九年天師冦氏勉帝以京之東南地建靚輪天宮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開古未有應受符命帝然之

遂受符録建靚輪天宮令極高大不聞雞犬之音要與天神交接工力萬計經年不成其寇謙之惡疾死功遂止

庚寅真君十一年崔浩嘗見妻郭氏讀金剛經乃奪之火焚棄廁初崔浩為魏司徒自恃才畧及魏主所寵任専制朝權大武以浩監祕書其黨閔湛者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從之於是刊石立於郊壇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

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罪狀浩惶惑不能對執浩檻車置於城南道側使衛士路人行溲其面呼聲嗸嗸徹於道曰此吾投經溺像之報也淩遲而死時年七十矣崔寇二家悉夷五族坐及僚屬凡百二十人浩既勸魏主除蕩釋氏及經像毀廢浩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尸無收者又積怨在人於是競溺浩尸至糜潰乃止以上見北史

論曰崔浩之不智司馬溫公論詳矣大抵拓跋氏起

自沙塞未遷都時性殘忍殺人如甘美飲食其俗習然也初太子晃被讒而玄高等數僧受誅頗見其無辜矣及罷釋氏沙門誅而坑之者豈勝道哉此雖虜人性凶亦崔浩當權用法如此既而浩被讒迹其所坐蓋作史之失在唐世不過黜官榮投之荒裔而已假令誅之亦不過一己乃遂夷滅五族何哉蓋以無辜而施於人也深則其報之於己也必厚此天道常數而不易者也至於吾釋之經像於浩庸有傷害哉

而浩每見必停車而溺之及浩未旋踵而尸亦為人溺之至糜潰而止嗚呼浩不畏聖人之言而欺天也又如此故天復為之速報以警動乎人世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辛卯魏改正平

世尊示滅一千四百年矣

魏朝元會沙門曇始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曰趣斬之及下無傷又白臨殿陛矣太武抽佩劍自斬之亦不能

傷斂微有痕如線令收捕投虎檻中虎皆怖伏不敢瞬左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即牗吼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悔謝魏書佛老志云沙門惠始清河張氏子初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學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識者高之武帝滅姚氏留子義真鎮長安及義真為赫連屈丐所敗始身被刄而無傷屈丐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後至魏多所化導自初習定至卒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

足不沾泥愈加鮮白世號白足阿練若太武深加敬禮始預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泊然而寂停尸十日容色不變閱十餘年改葬貌亦如存舉世歎異及葬日送者萬餘人皆號慕哭之慟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云

魏太武以癘作二月五日卒矣

壬辰魏文成帝濬改興安　景穆帝長子先太子晃被害立吳王改元正平十月一日吳王亦崩立太孫濬晃之子也既立有人君之度視前昏失復宏聖道在位十二年壽二十六

崩太華殿也

二十九年魏太武帝殂吳王立未幾而薨高宗文成帝即位乃太武之孫也羣臣勸請興復釋氏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擯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以來莫不崇尚

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邉荒德澤遐
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
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婬之儔得容假託講
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按瑕釁戮其有罪所司
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
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
州郡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其有好樂道法欲為
沙門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於是天下承風朝

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經像並還修復有罽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游涼城至魏值罷教權假醫術守道不改於復教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高宗親為下髮命師賢為僧統明年有旨於五級大寺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尊各長丈有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云出魏書佛老志

甲午武帝駿改孝建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聰明頴悟文武所全壽三十五崩玉燭殿在位十年

魏改興光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土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化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

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辨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恵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

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
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絶惟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
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
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
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
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
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
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甲午歲也正宗記云

宋孝武之世也注云以達摩大十七年計之當在宋孝武孝建元年傳燈作丁酉非

孝建元年宋孝武帝舉兵誅元凶而求那䟦陀羅逃民間其後王玄謨軍梁山孝武令軍中得䟦陀者驛馳至臺俄得之送金陵引見帝曰企德日久乃今始遇閒關來歸亦有恨乎曰亡所恨但念夙緣遇此遂成熟耳帝慰之且戲曰尚念譙王乎對曰古人不忘一飯王飯我十年乃敢遽忘耶念當從陛下求為王長修㝠福帝悽然改容中興寺成有旨命住持帝宴東府公卿畢集名

跋陀至皤然清癯孝武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辨

當戲之必能悟人情跋陀趨升陛帝曰摩訶衍不負遠

來惟有一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聖朝三十載恩德厚

矣所欠者一死耳帝大悅移席相促一座盡傾

乙未魏改大安

孝武詔沙門道猷為新安寺鎮寺法主初文帝問惠觀

頓悟之理孰精觀以猷對有旨召入大內盛集名流猷

敷宣有緒法義粲然聞者開悟有攻難者猷必挫以釋

之帝拊髀稱善至是為天下法主甚允時望
丙申法師寶亮居中興寺中書袁粲見而異之以書抵
其師道明畧曰比見亮公非常人也日聞所未聞不覺
歲之將暮然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乘玉在邯鄲秦人
請以華國天下之寶不可自專當與同之也自是亮名
益重晚居靈味寺講席冠京邑弟子三千餘亮英氣駿
駿逼人辭鋒錯逸議者或蔽於理亮釋之莫不渙然
丁酉改大明

是歲有羌人高闍反累及沙門曇標乃下詔付所司精加沙汰遂設諸條自非戒行精苦之輩並令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

庚子魏改和平

壬寅大明六年九月右司陳言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弘峻拳跪盤伏豈止恭敬將以昭彰四維締制六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教特異於此凌滅禮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至

化之淵美臣聞佛以謙讓自牧以忠順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閒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耶故咸康創議元興再述而事屈於偏黨道剉於餘分今鴻源遂洗羣流仰鏡九仙贍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民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軌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制可法師僧遠聞而歎曰我剃

頭為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拂衣歸於林
壑
是歲吳郡朱靈期者自高麗還舶為風攜至一洲洲有
山因意登之十餘里聞午梵知有寺寺七寶所成見僧
數輩皆石像欲返有呼靈期再拜得食食味香美非世
間有也有人云此去金陵二萬餘里嘗識杯渡道人否
靈期曰識之其人指北壁一囊并瓶錫曰乃其鉢具耳
今取附君并書又以青竹杖授之曰見杯渡即付之令

一沙彌送至船沙彌命靈期以竹杖置前水中三日而至石頭渡遂失竹杖有頃渡來得鉢大笑曰我不見此鉢且四千年矣以擲雲中又接之乃去渡屢示寂已而復游於世復至齊諧家同呂道惠杜天期水丘熙三大士在焉諧大驚即再拜渡曰年大凶無忘修福業法意道人德高可親之以禳災俄門楣上一僧呼渡仰見之即辭去後不復見

癸卯釋僧導京兆人也十歲從師所學弘大為王者之

敬初姚興欽重出入同輦後帝恍其賢躬為壽春立光山寺勑開講首曰昔王宮托生雙林見滅自爾以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羣生以火宅為淨土豈知上聖流涕大上悽惶者哉因即涕泗四衆為之改容

乙巳廢帝業改景和小字法師孝武長子不仁不孝淫虐無度其嬖臣壽寂之殺之年十七崩光華殿在位一年

魏文成帝末年疏勒國王遣使送佛袈裟一頂長二丈

餘帝審是佛衣應有靈異置之猛火經日不然於是駭
然心形俱肅（出北史）

明帝彧改太始（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好事鬼神嚴酷暴虐壽三十四崩於景福殿）

（在位七年）

魏獻文帝弘（文成長子即位治六年禪位與太子自號太上皇二十三歲崩）

丙午改永光

魏改天安

丁未大教東被四百年矣　魏改皇興

魏是年建永寧寺浮圖七級高三百餘尺為天下第一又鑄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黄金六百斤又造三級石浮圖

寶誌大士於是年往來皖山劒水之下被髮而徒跣著錦袍俗呼為誌公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至是顯迹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

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鱠者從求之食者分

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題詩初

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邵碩者本康居國人大口醜目狀如狂小兒得侮慢時

時從酒徒入肆酣飲為沙門號碩公與誌最善出入經

行不問夜旦意欲為之則去游益州諸縣皆以滑稽言

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將亡謂沙門法進

曰願露骸松下然兩脚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舁其尸

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郢縣來者曰昨日見碩
公著一屐行市中曰為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與我隻
屐進驚問沙彌荅曰舁尸時一屐墮行急不及繫也
戊申明帝詔僧瑾為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諱忌犯
者必殺之瑾每匡諫賴免者甚衆時京邑諸師立二諦
義有三宗宗各不同於是汝南周顒作三宗論以通其
異然畏譏不敢傳法師智林者最有時望以書抵顒畧
曰切聞三宗論鈎深索隱盡衆生之情廓而通之盡諸

佛之意使法燈有種勝利無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逮此哉傳者以為公畏譏評故欲中輟詎可特纏疑障自廢現行乎顒得書懼然悟此論遂行於世矣

辛亥元魏文皇帝宏改延興獻文長子生多祥感五歲受禪有人君之度馮太后臨朝稱制十七始親政改姓元氏遷都洛陽斷胡服番語在位二十九年壽三十三崩葬長陵

釋老志曰有魏孝文者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元氏文章百篇冠絕今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以後並自運筆前後

諸帝不能及之凡下七詔大興三寶帝建鹿野鹿苑二浮圖岩房石室無不嚴麗

壬子改泰豫四月上殂太子昱立十歲

癸丑後廢帝昱改元徽字德融明帝長子淫虐不道廢為蒼梧王壽十五歲為楊玉夫弒之在位四年

丙辰魏改承明

丁巳順帝準改昇明字仲謨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蕭道成為司空總軍國事戊午三月以大傅為相國又加九錫遂禪位於道成在位二年

魏改太和

右宋八主六十年而禪於齊

己未齊雷氏曰蕭武鬱林海陵明帝東昏及和帝朝七主二十四年

太祖高皇帝道成姓蕭氏字紹伯小字鬬將漢相國何二十四代孫祖整過江居晉陵遂為蘭陵人皇考承之仕宋為漢中太守生帝龍顔鍾聲亦仕宋立功蒼梧王屢欲害之遂生猜釁而代宋為齊王壽五十四歲崩臨光殿在位四年順帝之禪位也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生天王家改建

元

庚申是年高祖有事於鍾山因幸沙門僧遠所居遠床

坐辭以老病不能出迎高祖將詣床下見之左右以房閣狹不容輿蓋遂駐蹕遣使勞問卧起而去遠居山凡至五十餘年初猶有食食不繼澗飲二十餘年天下仰其高行及終武帝致書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知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為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

癸亥武帝賾改永明字宣遠高帝長子性儉約好積儲庫至八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

壽五十四崩延昌
殿在位十一年

甲子勑沙門法猷玄暢為天下僧主他日會於帝前對制稱名而不坐中興寺僧鍾對帝稱貧道武帝訝之以問中書王儉儉曰漢魏佛法未盛傳記無載者獨宋魏始盛而沙門多稱貧道而預坐晉庚氷桓玄皆欲屈之然竟不可行今亦稱貧道帝曰猷暢二師道行如此猶稱名朕以稱名乃得宜可著令以為定式初猷公慕法猛西遊自巴蜀出河南經芮芮國到于闐欲度葱嶺會

棧道絶不得往獲佛牙一枝舍利十有五粒并經論梵夾而還暢公精究經律博貫子史百氏之言初華嚴未有疏暢首為之學者得以祖述焉風詣高簡弘道輔世有功國家莫年特聽肩輿入殿時稱黒衣二傑焉

明教嵩禪師論曰近古高僧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溪惠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時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者以其近於

道也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况如惠遠之見天子乎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也

丙寅魏始服衮冕乘御輦

已巳魏祀圓丘方澤作孔子祠

永明七年帝怒大士寶誌惑衆收逮建康獄是日國人

咸見大士遊行市井旣檢校仍在獄中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聞帝悔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為家人宴誌例與衆暫出巳而猶見行道於顯陽殿比丘七輩從其後帝驚遣吏至閤吏白誌久出在省中及視之身如塗墨馬帝益神敬之後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帽亦不知自何而得之未幾而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果如其讖靈味寺沙門寶亮

者欲以衲帔遺之未及有言誌忽來牽帔而去王仲熊問仕何所至不答直解杖頭左索與之仲熊初不曉後果至尚書左丞馬建武末平旦出門忽褰裳走過曰門上血腥及明帝遇害果以犢車載尸自此門出舍閽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被門限初鬱林多害宗室高士渡江必憂南康王問誌誌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徐陵兒時父携之謁誌誌拊曰天上石麒麟也陵後果顯於世

沙門曇超者居錢塘靈苑山一夕有異人至曰此邦蒙師留蒼生之福然富陽民無故鑿山麓斷壞羣龍之室龍忿不致雨今二百日矣欲法師一往誨龍為蒼生請福豈有意乎超曰此檀越事吾何能為哉神曰弟子力能吐雲不能致雨超諾之至赤亭山為龍說法俄大雨因止臨溪縣令聞超在辦舟迎之超即日遁還靈苑

辛未逸士顧歡隱居不仕尚黄老南史云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其略曰辨是與非

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王夫人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後年四月八日剖右脇而生墮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元妙内篇佛經曰釋迦成佛有塵沙之數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試論之曰五帝三皇未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右孔老非聖誰或當之然二經所說若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靈以示遠道濟

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戎之服全形守禮繼善之風毀貌易形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無盡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是車可涉川而舟可行陸乎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

士互爭小大交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夫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僊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麄人可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

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方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宜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在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為沙門通公駮之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固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繞為虔不尚踞傲為

肅豈專戎土爰及玆方襄童謁帝膝行而前趙王見周
三環而上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
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
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其設教其道必異孔老
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
以變形為尚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為緇而未
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而湛然常住泥洹之道無
死之地陶神若此何謂其同時何常侍鎮之覩顧歡和

同二教大不平之以書抵歡劇言道教不足以擬釋氏歡答其書固自封執鎮之重與之書猥辱返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碁奕然歎佛彌過精旨愈昧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夫太極剖判兩儀妄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三皇之前民多顓愚顓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

及其沉欲淪波觸涯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常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中土於大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

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
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
令孔老是佛則為韜光潛導匡救徧心立仁樹義將近
順情是以全形守祀思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
為盡善不為盡美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
道菩提比聖牟尼哉且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
則精疏兩級精疏兩級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
視易准夫以視為員者易以手為員者難將不捨其所

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飡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文全無為用全無為用未能違有違有為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未能至今云道在無為得一而已無為得一是則棄契千載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道達風

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耶敬尋所
辨非徒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啟齒
亂曰運往兮韜韜明玄聖兮幽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
兮晣晣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桷兮殊材
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
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良箏茂兮詖若焉相責兮智惠
時復有朱常侍昭之因何鎮之書乃作難夷夏論而朱
廣之作諮夷夏論並章分句解以破顧歡之蔽於淺也

汝南周顒高僧惠通並著駮夷夏論歎之作遂不勝其謬矣復有法師紹正者著二教論其略曰佛明其宗道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名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之旨

齊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並酷好佛竟陵著淨住子四部二十卷闡揚佛教有吳興道士孟景翼者頗有時譽太子名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弗禮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略曰佛以一音

演說法老子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名而強號為一在佛為實相在道為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道歸一歸一即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刼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常分迷者

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徧修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
盡終不能盡豈思議哉
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
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
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
耳以示汝南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
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為逗極於虛無為無
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本一物而為鴻乙耳駈馳佛道

無免二未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以上出南史

論曰自漢西域傳范曄論釋氏大槩陳壽三國志則置而勿言唐太宗晉書則班班紀著沙門神異之迹未始輒有一言訾佛況佛化自晉抵南北朝始大振於天下賢哉魏收李延壽之作當世帝王公卿從事吾佛者未嘗諱之而不書書之亦未嘗以人事議佛也及顧歡傳則假手當時羣公評議二教而罪歡曰

歎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嗚呼可謂良史矣陋哉歎

異之論猶昔人寶燕石者渠信有真玉哉

壬申元魏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

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之

制令以為常准　祀孔子於中書省

甲戌鬱林王昭業改隆昌　文惠長子武帝之孫初上溢虐鸞弑之而立其太子之子

昭文改延興奢佚無度廢先君儲積數月而盡西昌侯鸞以太后令廢之而自立

明帝鸞改建武　字景栖太祖兄安貞王道之子小字玄度性多猜忌好占吉凶利害壽四十七

崩正福殿　立太子

在位五年　寶卷

丙子魏改國姓元

戊寅改永泰

己卯東昏侯寶卷改永元　字智藏明帝次子自即位不與臣下相接奢侈後宮一年之中府庫匱乏民間倍價市金與潘妃作金步蓮花和帝刺於荊州舉蕭衍伐之遂廢為東昏侯壽十九而終在位二年

庚辰元魏宣武恪改景明　孝文第五子即位深好佛法壽二十三葬景平陵在位十六年

道士陳顯明妄造道真步虛品經六十四篇出珠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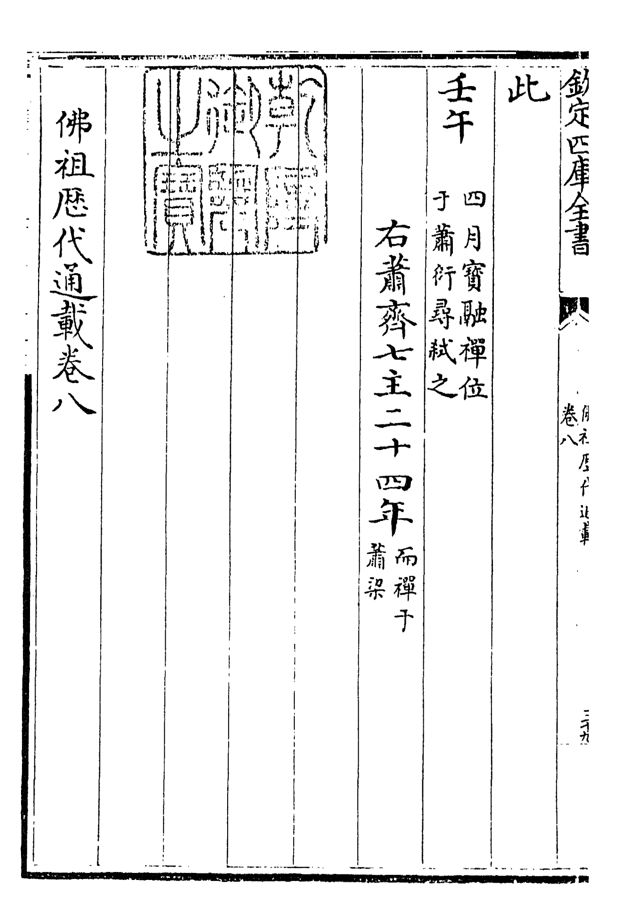
辛巳和帝寶融改中興字智昭明帝第八子蕭衍迎立於江陵明年三月禪位於梁梁武奉帝為巴陵王年十五崩在位一年

齊高帝蕭道成自戊午昇明二年四月受宋禪相襲七主二十四年傳譯華戎道俗二十人所出經律論傳録等四十七部凡三百五十卷

外國有所謂天竺沙門僧迦跋陀羅者師資相傳云佛涅槃後優波離結集律藏訖即於其年七月十五日受

自恣竟以香花供養律藏便下一點置律藏前年年如是優波欲涅槃時付弟子陀寫俱陀寫俱付弟子須俱須俱付弟子悉伽婆悉伽婆付弟子目揵連子帝須帝須付弟子㫋陀跋闍如是師師相付至今三藏法師法師將律藏至廣州臨上船還本國時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羅羅以永明六年共沙門僧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善見毗婆沙一部十八卷即共安居以七年庚午歲七月望受自恣竟如前師法以香花供養律藏即下

一點當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點是一年也至梁大同元年有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苦行律師弘度得此點記年月伯休因問度曰自永明七年後云何不復見點度云自彼已前皆得道聖賢手自下點度乃凡夫止可奉持頂戴而已故不復點也伯休因舊點推至大同元年凡一千二十年今以此究叅諸家傳記佛世尊誕生入滅之年並不相類大抵西域山川之廣國土之多佛化之盛各承一宗此亦一家之說不可廢故附著於



此

壬午四月寶融禪位于蕭衍尋弑之

右蕭齊七主二十四年而禪于蕭梁

佛祖歷代通載卷八